

塞外文苑



黄河行

张瑞秀

总想着与大自然再近一点，于是找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邀三五好友，沿黄河线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行走，邂逅那隐匿于河东与河西两岸的无尽奥秘与感动。

河东的黄河一号旅游路与河西的黄河观光路，蜿蜒曲折犹如两条明亮的丝带，轻柔地将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与岁月故事串联起来。从清水河县启程，沿着黄河边的公路一路前行，车窗外的景色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每一帧都饱含着黄河的独特韵味。

车过万家寨发电站库区，一幅奇美壮丽的画卷在眼前肆意铺展开来。黄河之上，流凌水面美若冰花绽放，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让冬日的母亲河多了几分灵动。随着河水的急速流淌，流凌相互簇拥着、碰撞着，那清脆的声响，恰似大自然奏响的冬日乐章。冰凌形态万千，仿若天工雕琢。有的宛如白莲初绽，圣洁且静美；有的恰似玉兔跃动，活泼又俏皮。在暖阳的轻抚下，冰凌折射出斑斓晶光，仿若碎钻洒落在河面，熠熠生辉。

一路至保德县刘家畔水电站库区，水流渐缓，冰凌若隐若现，河面凝起一层薄冰，平滑如镜，澄澈透亮。而到了水库下游，黄河仿若蛟龙脱缰，汹涌奔腾，浊浪排空。无尽的河水裹挟泥沙，奔涌呼啸，一往无前，雄浑壮阔的气势扑面而来，令人心潮澎湃，深深为之震撼。黄河，于静谧处尽显温婉，于奔腾时展露豪迈，刚柔并济，气象万千，着实是大自然赋予人间的奇观。

还没来得及静下心来细品这黄河母亲的冬日风情，我们的车子已拐进一个加工黄河石的玉器厂。工厂不大，小院的四周摆满了天然水冲出的黄河石，原型原色，或沧桑、或苍凉、或雄浑、或磅礴，各有千秋。大河出奇石，这些天然的黄河石还没经过加工就已超凡脱俗，怎能不令人人为之动容？于是便动了捡石的念头。

车缓缓行至神山村附近，猛然看见黄河岸边有人在寻觅黄河石，我们便停下车跨过栏杆走向河滩。冬季黄河水清澈且浅，沿岸的黄河石不计其数，捡到的石头我们看了又看，捂热了，却还是选择了放生，反反复复，感觉每一次的捡拾都是一次与历史和自然的深刻对话。每一回的放生，让它们重新回归到山川河流中，也是一种快乐。

捡石随缘，石等有缘人。捡石遇到一位回乡探亲的小伙子，他常年在异地打拼。此时的他正全神贯注地挑选石头，那眼神中流露出的对家乡的眷恋，犹如滔滔黄河水，深邃而绵远。他不时弯下腰，拾起一块石头仔细打量，略作思索后，轻轻将其抛向我，仿佛在分享一份独一无二的“黄河宝藏”，对他来说，这些石头早已超越了普通石子的范畴，而是承载着儿时回忆与浓浓乡愁的珍贵纪念。

小伙子热情地与我们聊了起来，原来他并非石头行家，只是因为朋友热衷于收藏石头，爱屋及乌，他也想挑选几块漂亮的黄河石。他兴致勃勃地讲起朋友与石头的故事，言语间满是对这些黄河石的喜爱与敬意。在他眼中，尽管自己并不精通石头的门道，但这些黄河石形状千奇百怪、纹理变化多端，有的宛如活泼可爱的小动物，有的恰似绚丽盛开的花朵，无一不是黄河母亲饱含深情的馈赠。它们蕴含着黄河的精神与力量，是这片故土特有的、无可替代的标志，每一块都似乎在诉说着黄河边的往昔岁月，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与传承。

小伙子的真诚如同凛冽冬日的煦煦暖阳，让我真切感受到黄河儿女对家乡的炽热眷恋。这份爱，不似烈火般炽热浓烈，却如黄河水，深沉且持久，无声无息地流淌在每一位游子心间，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精神寄托。

进入佳县境内，黄河岸边最不缺的就是枣树，此刻的枣树，叶子已然落尽，却别有一番独特的韵味。有的枣树上，还零星挂着几颗枣粒，恰似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镶嵌在枝头，在明媚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而掉落在树下的枣粒，则仿佛一片艳丽的红色地毯，满满地铺盖着整个地面，让人实在不忍心轻易踏足。

在村庄里，古老的庙宇和古迹散发着古朴的韵味，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新建的房屋与古老的建筑相互映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在倾诉着过去与现在的碰撞交流。然而，由于年轻人的纷纷离去，村里的老人数量稀少，整个村庄在宁静之中流露出几分寂寥，让人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但即便面临这样的状况，老人们依然坚定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与习俗。他们的坚守就如同黄河岸边的枣树，纵然历经风雨的洗礼，却始终顽强地吃立生长着，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难能可贵的生机与温暖。

这一路的黄河之旅，犹如一场盛大的视觉与听觉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与升华。我领略了黄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从上游的流凌奇观到下游的浊浪滚滚；感受了丰富多元的人文景观，无论是磅礴的古渡韵味、吴堡的秧歌民俗，还是佳县的红色记忆、白云山与天台山的文化底蕴。这种面向土地、面向生活的姿态，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边走边写

曾经无数次深入东摩天岭，曾经努力去探求那个迷一样的答案，但却始终不得要领。此次，在沙棘果即将成熟、万物萧瑟的季节，我与友人再次进入东摩天岭，领略大山的雄浑壮阔、无限风光。

车过南天门，往右一拐，我们便一路朝着白花窑村进发。水泥路两侧，到处都是松树，多数落叶松已经褪尽了绿色，而少数油松仍然油油地绿着，为大山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白花窑村，我们见到了一个张姓老农，他告诉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里组织专业队，开进摩天岭深处，开始了植树造林的历程。他们带着干粮，扛着铁锹，背着树苗，迎着朝阳，行进在东摩天岭遍布荆棘的羊肠小道。翻越山坡，跨过沟谷，他们把青春铺展在荒凉的山坡，把汗水泼洒在贫瘠的土地，把希望种植在寂寞的泥土。山坡上的土质太硬了，铁锹根本挖不动，只能用镐头，而土下不时掺杂着石头，有时一镐下去，火星四溅，只能看到一个白点，而

握镐把的虎口则震得生疼。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毅力，队员们一点一点地抠，一点一点地刨，硬是挖出一个个树坑，为后续种植树苗打下了基础。

有的工地距离林场场部太远了，没办法，专业队便整装搬家，迁到临时找到的破窑烂屋，简单收拾收拾，打通烟囱盘好炕，用布帘挡一下门窗，下到山沟里找一眼山泉取水，生火做饭，一处临时营地便呈现在队员们面前。初春的夜晚，摩天岭山区依然寒气逼人，睡在透风的窑洞里，队员们仍然感到寒意彻骨。但是，起床哨声一响，队员们照样生龙活虎，补足能量之后，立即赶赴工地。

有时，工地太偏僻了，队员们不得不选择更加艰难的山路。就这样，衣服被荆棘挂烂了，鞋子被岩石磨破了，手指也被镐把磨出了血泡。中午，他们只能躲在山石下，在风中就着山泉吃点干粮，然后接着再干。就这样，几天下来，人人胳膊或腿上挂了彩，个个破衣烂衫，像是从山里钻

出来的猿人。但是，曾经沉寂的大山被他们唤醒了，曾经冷落的荒山被他们点燃了。

白花窑村西北坡梁之上，我们发现了几道好似人工修筑的石墙，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于是，我们向老农请教这几道石墙的来历。老农说，那几道石墙是由造林专业队修筑的梯田部分，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保证树木成活而修筑的。闻言，我对这些奉献青春与汗水的“大山画家”有了初步了解。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批建设者，他们弓着腰，背着巨石，一步一挪，步步艰难，将他们的意志与精神筑进这一道道石墙，然后又将一道道绿色涂抹在荒凉冷落的山坡，这情景，足以让我们感慨与震撼。

在白花窑村东部，几座山包一座连着一座，这就是南天门林场知名的华北落叶松母树林，这里生产的优良种子为当地生态环境建设、国土修复工程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1982年之前，这里却是一片乱石遍布、植被



文化百花园中的艳丽花朵——呼和浩特晋剧

高培莹

晋剧，地方戏曲，原名山西梆子，兴起于山西省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太原，流行于山西中部以及内蒙古、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梆子开创了辉煌时期。1956—1958年左右，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县市以上剧团，相继建立健全起来。优秀演员集中在省城太原演出，因为山西省的简称为“晋”，所以把山西梆子正式定名为“晋剧”。

2006年5月20日，晋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俗“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说明晋剧在清道光年间已经盛行。

清代，绥远地区归山西省管辖，大量山西人走西口来到归化城，相应地把晋剧文化也带了进来。那时归化城就有了专业的晋剧戏班，由此，拉开了归化城晋剧发展的序幕。

清代，归化城就有了官戏和社戏的演出活动。官戏是指戏班子在指定的日子里给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将军衙署、归绥道台衙门等官府衙门上门唱戏；社戏是指由晋商各行业的行社主办，在节日庙会和各行各业祖师爷的诞辰日，去各行业供奉祖师爷祭祖酬神献戏。这种酬神献戏也叫“赛社”。

晋剧传统剧目有400多种，按行当分戏，须生有《渭水河》《斩子》《临潼山》《三劈关》；青衣

有《假金牌》《白蛇传》《骂殿》；大花脸有《明公断》《九江口》《海神庙》《战宛城》；三小戏有《双罗衫》《游西湖》《拾玉镯》《凤台关》等。

晋剧音乐唱腔有乱弹、花腔、曲子三大类。乱弹有七种基本板式：平板、夹板、二性、流水、介板、滚白、倒板。花腔有五花腔、三花腔、倒板腔、二指腔等。曲子泛指昆曲、罗罗腔、娃娃腔。

晋剧的表现技巧多姿多态，难度也较大，如翎子功、帽翅功、椅子功、鞭子功、梢子功、耍茶碗、耍头巾、甩辫子等都很特色。

民国后，呼和浩特晋剧进入兴盛时期，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大村庄每年也要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唱戏多达10台左右。

1939年，盖天红、说书红应晋商邀请来到归化城同和园献艺，旧城大商街晋商在同和园搭彩桥、挂横幅热烈欢迎盖天红、说书红等名角，轰动了整个青城，从而掀起了盖天红和说书红热。沿街有商号购买了留声机，一整天都在播放他们的戏曲唱片，以吸引人们欣赏和购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观园戏班、民众园戏班两个戏班相继建立了由晋剧艺人管理的新绥剧社、醒民剧社。1954年，新绥剧社改名为新蒙实验晋剧团，醒民

剧社改名为永新实验晋剧团，体制均为民营公助。1956年，两团纳入地方国营体制，改名为呼和浩特晋剧一、二团。首任团长一团为康翠玲，二团为金玉玺。1959年，两团合办团属戏校，这就是现今呼和浩特市艺术学校的前身。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呼和浩特晋剧独具风格，其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柔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既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有内蒙古大草原的独特风格。

在继承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呼和浩特晋剧还创造性地推出了《嘎达梅林》《江姐》《王昭君》《春香传》《女会计》等现代戏。

呼和浩特晋剧在长期发展中，培养出一大批本土籍晋剧著名演员，如方月英、任翠芬、苏玉兰、亢金锐、二庆旦、杏儿生、李桂林、宋玉芬、金兰红、水上漂、红牡丹、郭凤英、杨盛鹏、冀素梅、金玉玺、康翠玲等。

尤其是梨园世家出身的著名晋剧演员康翠玲，深受呼和浩特群众的喜爱，被誉为“塞外梅兰芳”。她的代表剧有《打金枝》《春香传》《蝴蝶杯》《坐楼杀惜》等，现代戏有《江姐》《嘎达梅林》等。

呼和浩特晋剧是呼和浩特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艳丽的花朵，继承发展呼和浩特晋剧事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时光流影

冬至饺子

张玉山



在我的家乡，有冬至吃饺子的传统与习惯。

冬至为什么吃饺子，有多种说法。小时候，常听老人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看来是害怕冻掉耳朵才冬至吃饺子的。另一种说法叫“冬至大如年”，说明冬至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因此冬至又称“冬节”。在这么重要的节日吃饺子，寓意全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数九寒天。还有一种说法，冬至为阴极之日，阳气始生，所谓“冬至一阳生”，象征阳气回

升，新的循环开始，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吃饺子，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前，每当入冬以后，我们最盼望的就是冬至节气的早日到来。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地忙着包饺子、吃饺子。记得母亲一大早就从凉房端回一盆白面，先放到炕头让醒一醒，随后便开始用温水和面。和面是个技术活儿，讲究“三光”——面光、盆光、手光。母亲每次把面和好翻过来后，都会用手响亮地拍上一下，以示大功告成。接着，母亲把一块肥瘦适中的猪肉切成细碎的颗粒，再把胡萝卜擦成丝状，用开水焯一下，然后用刀切碎。把两者放到一块后，再加葱末和花椒面、干姜面、大料面、盐，最后倒入适量胡麻油，便开始用一双筷子不断地来回搅拌，此刻，饺馅的香味溢满整个屋子。母亲有个拿手绝活儿，就是用不用嘴尝，只用鼻子嗅嗅，就能准确判断出饺馅的咸淡来。

开始包饺子了，一般都是大姐擀饺子皮，母亲和哥哥、二姐他们包饺

子。每当这时，我们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便跃跃欲试，也想参与其中，母亲无奈，只好每人给一小块面让我们自娱自乐。与此同时，父亲已经将锅里填满了水，炉堂里也填满了大块的炭。等饺子包好后，锅里的水也正好开了。母亲一边将饺子顺着锅边小心翼翼地推下锅，一边对我们说：“‘从南上来一群鹅，噼里啪啦跳了河’是什么呀？”我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是饺子！”全家人便开心地大笑起来。

母亲包的饺子，皮薄馅大，吃到嘴里满嘴流油，齿齿生香。

现在，吃饺子已经是件平常的事了，而且饺子的花样也特别多：有牛肉番茄馅饺子、羊肉冬瓜馅饺子、猪肉酸菜馅饺子、虾仁玉米馅饺子……应有尽有，人们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可以品尝到各种口味的饺子。

如今，每逢冬至，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那一刻，母亲曾经忙碌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诗 林漫步

大黑河，一条河 写水墨云天

秋石

天似穹庐，一条河悬绳，写亘古的高原

敕勒川上，河水决绝 一头跪拜阴山，一头遥望黄河

抬头望山，从大青山奔来的都是飞鸟 低头看水，大黑河一脸慈祥，内心有白云栖落

大黑河—— 一河水迤迤，奏起马头琴的旋律 一河水，长袖善舞 长风过境，呼和浩特，舞动千年的草原丝路

大黑河—— 一河水研墨，题写：郊野公园 一河水抒情，是高原雄风，有波澜之美

一河两岸，草木都有慈悲之心 每一滴叶绿素，皆含本真的香味

日光登临，油松、云杉、龙爪柳、银杏、垂榆…… 让每一束光谱隆重加冕 月光转世，榆叶梅、连翘、石竹、蜀葵…… 每一丛灌木，都有唯美的月色加持

偌大的草甸和沼泽，在润色和构思 每一个角落，皆暗藏玄机 菖蒲、水葱、荷花、千屈菜…… 都是心心相印的朋友 天鹅、绿头鸭、白鹭、灰鹤和工嘴鸥 在自己的故乡，颐养天年，静煮时光

曲桥和木栈道上，脚步轻盈 一阵阵清风，叩响心中的门环 慢时光中，大自然的心律，声如天籁 闪烁的快门，在翻阅一部原生态的美学辞典

千岛湖，北疆的一颗祖母绿 绿岛蓝天 激漉波光

都说，普罗旺斯不再遥远 呼和浩特近在咫尺 马鞭草的紫色云团，拂动内心的涟漪 花前月下 捂不住的火焰，骨头窜出火苗 ——心有灵犀的人，送你一片浪漫花海

风马逐野，梵卓映月，并非溢美之词 草长莺飞，动静，在演绎一曲绝美的萨克斯 大黑河，一场邂逅—— 花田之约、露营之约、光影之约、赏味之约 乃至昭君之约 大黑河，一条河，写幸福的序言，写水墨云天

初雪飘落

丁梅华

悬挂枝头的色泽 在不期而遇的风中消逝 淡淡的情愫尚未舒展 立冬的节气已悄然来临 毫无顾忌地登上时光的舞台

曾经如火如荼的故事 如茶叶被投进滚烫的开水 在相思的季节里袅袅升腾

蟋蟀的歌声渐行渐远 挽留不住大雁南飞的身影 片片落叶飘然而下 我竟想不出慰藉远方的话语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急切 稻谷还未完全晾干 麦子却已播种完毕

我拾起秋风汇聚的目光 浪漫细雨中夹杂着未出口的表白 回首间初雪飘落 染白了望向故乡的视线 寻找回家的路 却在难以抑制的思念之弦上迷失 而捧在手心的你的名字 和雪花一同融化



在大山深处，我所寻找的答案似乎就生长在那一片片松林里，就峥嵘在东摩天岭的万千生命里。那是情，那是爱，那是对大山的敬畏与尊崇，唯其如此，东摩天岭才会幻化为树木遍野、生机盎然的模样。我为自己破解了谜一样的答案而格外高兴。而此刻，东摩天岭正以冷静的态度，接受着我的揣摩和审视。在风中，我和满足松林的大山都笑了。